

一、大槐树寻根

2006年10月18日,一个平常的日子,太原的天空阴沉着,似乎不是阴天,而是严重的雾霾天吧,但我的心情出奇地激动。带着这种兴奋美好的心情,我与福建师大的辜也平教授踏上了去临汾洪洞县的大巴,去朝拜我久已向往的心中圣地——洪洞县大槐树。那里是明初迁民遗址,是自明洪武元年(1368年)直到永乐十五年(1417年)历经半个世纪的百万大移民的集散地,是我们的先祖历尽艰险、跋山涉水、筚路蓝缕,开拓新的家园的出发地。当时,明朝政府在附近的广济寺设局驻员,编排队伍,发放“凭照川资”,先后18次移民至京、冀、鲁、豫、皖、苏、鄂、秦、陇等18个省市,500多个县,其中四次大规模移往山东各地。我们的王氏家谱上记载着明永乐二年即1404年自河北枣强县移民山东省济南附近之济阳县。现在屈指算来,已经过了607年。而在此之前,我们的先祖是从山西潞安府长治县大秦庄迁往河北枣强的。中间是否经过洪洞县大槐树,尚未发现有具体的文字记载。然而,大槐树,自小的家族记忆就深刻烙下了你的名字,那是曾经魂牵梦绕数十年的记忆。虽然如此,吾王氏先祖披荆斩棘,辗转迁徙,最后始迁祖自明初定居山东济南府济阳县城里大隅头,却是确凿的家族历史事实。有吾《王氏族谱》为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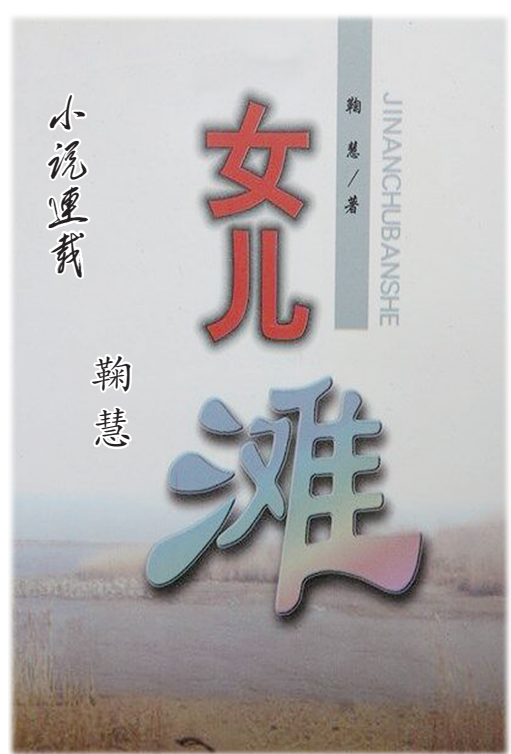
我是在参加中外传记文学学会之际,去朝拜心中永远的“大槐树”的。“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六个多世纪以来,大槐树一直成为我的乡亲魂牵梦绕的不了之地。今天,我——一个明初大移民也可称为大槐树移民后裔来了。走在祖先或许曾跋涉过的土地上,徘徊在祖先或许曾经一步步回头地频频回首过的大槐树的第三代槐树荫下,五体投地拜伏在祖先曾祈过的平安吉祥的大槐树遗址上摆放着的“王”姓牌位,一种激动,几多感慨,突然涌上心头。我曾走过祖国的广大南北,长城内外,也有过出境游历,无论哪里的自然或人文景观,都不曾像在大槐树下的这般激动和感慨。我的古老辉煌的祖先们,我的勤劳善良驯顺的祖先们,600多年后你们的一个卑微后裔来给你们磕头了,而且他心中默念着,他是代表自己的数百位乡亲祭拜你们来了。我接递过管理递过来的三支香,点燃,默默地插在“王”姓牌位前的香炉上,面朝看600多年前祖先们迁移的出发地上供奉的祖先的神圣牌位,我双膝跪下,默默祈祷,心中顿生沧桑怀古之感。我的祖先是太行山脉的山西长治(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听《咱村里的年青人》的主题歌《谁不说俺家乡好》,那种亲切、自然、感动、优美,浸入心脾,莫不是因为祖先曾经生活过而遗留在我身上的文化习俗和族记忆的缘故?),一路颠沛流离,或许经过这洪洞县的大槐树移民集散地的,而至枣强,再至济阳的。遥想当年,那种悲壮,那份眷恋,那人那景那情,怎不令人发思古之幽情,感时空之沧桑?

唐朝时设置的广济寺附近,早在汉代就有一株古槐,她繁茂的枝丫,遮天蔽日的胸怀,给了即

小时候,这条路只存在于想象之中,不知道具体方向,也不知道该如何踏上这条路。

只记得爸爸说起过,妈妈的老家在甘肃武都两水镇。瓜子沟村、钟咀村、庙崖族村等,这几个遥远却亲切的村名,一直陪伴了我的整个童年……

小时候,出生在华北平原上的济阳,我感觉去外婆家更像是一种期待,一种向往。小时候是我们家最艰难的日子,妈妈离家几千里嫁到济阳,全家过着饱一顿饥一顿的日子,在我们村,我们家可能是最贫穷的一家了。贫穷紧跟着我们,甩都甩不掉,我们甚至都没有想过,什么时候才能去趟外婆家。在那些贫穷的日子里,从山东到甘肃,从济阳到武都,仿佛隔着座座大山,阻挡了我到外婆家的路,留下童年



由秋兰代养的芳草,越长模样越像她的娘。老棒每每面对女儿时,以往的犷脾气似乎改掉了许多。说到对待芳草,在这一带他算得上是个好父亲。虽然穷,但他让芳草上学,仅这一点,就不是一般的人能做到的。逢年过节,芳草的穿戴也从不会落在别的女孩的后面。

芳草的童年,比别的女孩要复杂曲折了许多。全福的事,本来被他老爹给跑得差不多了,表格马上就要到手了,可是,县里一位什么局长的内弟却早不晚偏偏在这时冒了出来,眼看到手的表格,被微笑着的皮副书记递到了那位局长内弟的手中。

失望至极的全福,独自一人把整瓶的白酒灌进了肚子。醉得同晒在屋门口的棉被“战”了我无数个回合

留住乡愁三章

◎王洪岳

将踏上前途未卜的移民们以永远的深刻记忆。据记载,洒满阳光的大道从树荫下通过,汾河滩的老鸹,在树叉间构筑窝巢,星罗棋布,甚为壮观。广济寺院、大槐树下便成了移民荟萃,开拔外迁的集散地,移民起程时,纷纷折槐为记,依依惜别,频频回首,最后只有大槐树和汾河滩上的老鸹窝依稀可辨,故乡大槐树和老鸹窝也就成为惜别了的家乡的标志。反而真正故乡的影子逐渐淡去,最终而趋于消弭。

我自小就听父辈说起祖先移民来山东的故事。童年里的记忆尤为清晰和真切。经过了元末长达16年的战争,黄河下游曾经的繁华不再,“春燕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至正元年,汴梁、钧州大水……六月癸丑夜,济南山水暴涨,冲东西二关,流小清河,黑山、天麻、石固等寨及卧龙山水通流入大清河,漂没上下居民千余家,溺死者无算。”(《元史·五行志》)济南附近的济阳一带亦是“十室九空”,一片荒凉。就在这种“人力不至,久致荒芜”(《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六)、“多是无人之地”(顾炎武《日知录》卷十)的境况下,忍受着故土难离的深沉中华情结的煎熬,我们的祖先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来到了齐鲁之地,来到了济阳这片陌生的土地,开始了陌生的新生活。我在想,他们来到新的生活环境和努力吧。齐鲁之邦确实适宜农耕和读书,“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往往成为我们王氏人家的道德操行和家训,在他们的后代身上,更多地寄托了对未来的憧憬。

移民不但是一个封建王朝兴盛变迁的动力之一,而且也成现今民族国家兴盛的标志之一。明代初期正是靠着百万民众迁徙移民的伟大举措(对移民来说这种迁徙也许是因为无奈),才成就了明朝的基业。虽然这是一场官方发起规定的大移民,还远不是自由的迁徙定居,但是它也具有刺激和促进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一个时代和国家如果不允许自由迁徙和居住,那么这将是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和国度。文革甚至前些年之迁徙自由被一包档案或身份证而死死地禁锢着的局面,不是尚距今不远吗?我本齐鲁人,现居吴越国,是因为有了一定的迁徙的自由度。居住地的变迁,不单是地理上、身体上的变动,而且是文化和心理上的变化。中国自古以来分为南北地理和人文,但也正是南北不断的互动、民众的迁徙流动,才保证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绵延不绝的强韧动力。

在怀旧感伤和匆匆的行色当中,我的角色不断转换。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你来不及细细品味寻根中的感受伤悲之幽情,就被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污浊不堪的空气,呼啸而过的运煤卡车,最后还有漂亮舒适的大型客车带到了另一番景致里去了。

通往外婆家的路

◎杨亮

的遗憾。

长大后,外出求学离开济阳,参加工作来到贵州,我感觉外婆家是一种信仰,去外婆家是一项此生必须实现的目标。

时光飞逝,在妈妈离开外婆家44年的时候,我终于如愿以偿的来到了外婆家。人生总是充满了幸运和遗憾,经过几千里的路途来到外婆家,在这里我了解了妈妈的过去,见到了妈妈的亲姐妹,我的大姨、三姨、小姨及他们的孩

们都来不及。跟芳草的事,先别在外头乱喳喳,得沉住气才行。”

“你们……别拉我……别……拉……看它还挡不挡我的道,今天……我非要和它战个胜负……不可……别拉我……别……”

全福醒过来的时候,天已经有些暗了,他将酸痛的身子翻过来,借着从窗外射进来的朦胧月光,他就那么一动不动地盯着那一排或粗或细或直或弯的房椽,脑子里忽东忽西的,梦一般。唯一真实的,是芳草那张生动的脸。此时,他只想结婚实实在在地抱住她,紧紧地抱着,紧紧地。

“去,把这些东西给皮副书记送去。”面对看爹拎来的包,全福满脸的茫然。“这回不行,还有下一回呢。已经到这份上了,咋能堵自己的路。这回调过去的有皮副书记的妻侄,把这送去,就当是祝贺吧。”

“贺个屁,我不去!”全福斜眼看满脸是汗的老爹,“哼,还不都是你没能耐,才让人家给顶了。到了这阵儿,还要去送!”

老六望着儿子,想说什么话,呆了半天,一个字也没说,只是叹了口气,然后弯腰拎起地上的东西,慢慢走了出去。呆愣片刻,全福突然想起要去找芳草。可是,芳草还会再见到我吗?不,我不能没有芳草,不能!即使这次她不见我,我也还是要再去找她,直到见到她。胡乱擦把脸,他骑上自行车,急匆匆朝着圈子圈奔去。

他真恨不得一步迈到芳草的跟前,紧紧搂住她,敞开心扉向她诉说。

可是,待他心急火燎地迈进芳草家的大门时,在家的,却只有芳草的哥哥土豆。土豆告诉他,芳草到河边去洗衣服去了。

来不及同土豆说句告别的话,转过车子,全福又急急地朝河边赶去。房台到河边的路,似乎长得没有尽头。全福的心就像被烫了烧红的铁板上,煎熬得难耐。如果芳草真的变了心,自己可是什么都没有了啊!

爹的话,又响在全福的耳畔:“你这孩子,想事儿就是短浅啊!就是有99%的把握,那通知书还没到手之前,也不该这样啊!等把调动的事办利索了,往后有啥事不都由着你办?你也不小了,凡事得看准了前后再办。万一芳草真恼了,你后悔

当我在记下这段经历和感受的时刻,我的感怀不仅仅是寻根的感伤,更多的是对于当今无序而疯狂的所谓现代化对文化、自然和正义的攫取、破坏的愤慨与反思。那个A A A A级的大槐树景区就被厚厚的煤灰所包围,本应湛蓝的天空上却被灰黑的带有烟尘的空气所笼罩。我的寻根的思想顿时变得模糊而不知所终了。但愿我的这一不良想法不至于毁掉我的同类——那些想去大槐树寻根的移民后裔们依然美好的向往。

二、参与续修族谱

历史上数次的毁谱,比如清代乾隆年间官方下令,各地续修族谱(家谱),要按照一定的规格、格式、用词,僭越者就遭受惩罚,正是文字狱在家族谱系编写中的体现。当代的文革破四旧,更是“革了文化的命”。600余年间,在北中国又经历了多少次战争、灾祸、动乱?种种悲惨的遭遇导致了多少珍贵的历史资料包括家族史料、族谱等荡然无存。所以,在山东等中原、平原地区,能够留存下来的,数百年前的民间历史资料就非常罕见,异常珍贵。据河北省枣强县移民文化研究会李连申会长的调查和研究,现存于山东省古籍部没有发现有明代族谱,现今留存下来的济阳地区的家谱族谱都是清代的。2013年春节,我返乡省亲,在老家拜年的时候,偶然“发现”了我们族支的一部家谱,虽然是复印件,但与原件相差无几。经过收藏这部复印件的族弟洪涛的同意,我把它带回浙江,经过专业人士扫描进电脑,然后打印出来,并制作数本印制精美的族谱,并将电子版发给族内数位兄弟。这一小小的举措,为后来2016年全济阳县乃至外县如章丘等地续修我王氏才兴后裔族谱,起到了触发动员的作用。2016年春,我的94岁老母亲病重,我返回故乡济阳照料,热心续修族谱的族人们听说后,便数次同我联系,我逐次挤出时间,参与到这项家族的文化事业中。正是在这一年的夏天,经过了紧张有序的准备,8月14日召开了历史上第一次王氏才兴后裔续修族谱代表大会暨理事会成立大会。族内有识之士,原济阳县委工委书记记瑞和叔当选为会长,三官庙村继平叔为常务副会长,瑞温叔和我等为副会长,济阳县建筑设计院院长洪伟弟为秘书长的理事会成立,我还被族人任命为续谱“总顾问”。由此正式启动了近两年甲子年的《王氏族谱》续修工作(吾族最后一部家谱的续修是清光绪三十年即1904年,距2016年我们启动,有112年,距今则115年矣。古人讲,家族谱系的续修,应该秉持“三十年一小修,六十年一大修”。可以经过了这一百余年的战乱、饥荒、动乱,古训被完全抛弃,哪里还有心思和精力来完成这一繁重的任务?。

在这三年的时间里,我十余次返回济阳,从搜集旧谱及其他资料,到整理前五百年老谱;从研究家族文献,到和和瑞和、瑞温、继平等三位

族叔、族弟洪伟、族孙建国等数次赴章丘等地调查,再返回婺州,在书房里潜心研究、校对四十余万字族谱,还和三位族叔赶赴常州,现场核对族谱定稿,期间慢慢对地方志、家族史等产生了浓厚兴趣。遥想吾太始祖携妻将子,一路风尘,几度坎坷,颠沛流离,来到济阳县,暂居县城大隅头。据枣强资料记载,始祖之父刚公中年遭遇变故,后一人被葬于枣强。历史的真相有时候会在不经意间呈现出来。1998年,因为政府招商引资,枣强刚公墓地被迫出让给一家工厂。存在了六百来年,拥有上百亩地、数百棵老松柏的墓地不得不迁移。当此之时,其族人备好两口棺材,但当墓室打开,但仅见一口棺材置于墓室,从骨骸推测,墓主人刚公身高至少190厘米以上。对于另一口棺材,族人只好捧了些土放入,安置他处,即今之刚公墓地。近二三十年来,山东多有寻根问祖者到枣强,枣强族人一直未敢相认,因为这些山东人的祖先实为,家族记忆和谱系牒书等与之对应不起来。而当2017年年底,瑞和叔等赴枣强,与枣强族人虽然第一次见面,但是当双方的文献资料 and 口传的家族历史一讲述出来,双方立刻有了寻到根脉的感觉。也就是移民分离多年,寻根问祖,“对接上了”!据族谱“坟墓序”载,“始祖之母死后未返枣强合葬”,而是一个人被葬于济阳王家碱坊这片家族购买的墓地里,始祖才兴公坟亦在此。这种妻离子散的家族故事,在明初可谓比比皆是。吾太始祖及其众多儿子的故事,完全可以构成一部跌宕起伏、惊险曲折的历史剧。

经过了两年多的续修族谱工作,2018年7月8日续修工作基本结束,在济阳县城召开了族人祭祖暨戊戌(2018年)版族谱发行大会,参加活动的有济阳及章丘王家圈等地50余人。7月29日又在县城召开了史上第一次始迁祖才兴公之父刚公后裔代表座谈会,来自山东济阳县二十余村、章丘区王家圈、高官寨公庄村、武城县姜(蒋)王庄、河北枣强王洼村、南关等两省五县(区、市)的30位代表,齐聚一堂,共庆济阳刚公之子才兴公后裔族谱完成,共商下一步研究刚公后裔族谱事宜。这可谓是跨越了600年的第一次族人代表大会。

三、“枣强移民”后代访枣强

自从三年前我接受了续修族谱的任务后,就萌生了探访祖宗移民出发地或居住地河北省枣强县的想法。虽然续谱工作完成了,但是这种心理却越来越强烈。因为越接触史料就越想探索其究竟。2019年8月6日,恰好有了空闲,于是便到新乡西寨村同祖孙王建国汇合,驱车200多公里,奔赴枣强。此前我代表修谱理事会将最终版本一部四卷族谱捐赠济阳区博物馆,见到了馆长王德。他热情为我联络枣强方面,所以当我建国到达枣强县时,已近中午,枣强县政协主席张英先生、枣强县移民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李连申先生等,还有始迁地枣强王家洼村、南关村王建功、王庆池等族人,热情接待,畅叙济阳和枣强的亲情友谊,其乐融融。枣强县的移民文化包括软件和硬件建设在近些年来可谓突飞猛进地发展,不但福的山路只会越来越宽,我心中的这条路我也会一直铭记。从济阳到贵州再到武都,从祖国的华北到西南再到西北,三个坐标相连,形成了我生命中稳固的情感三角,保存了我从童年到少年再到壮年的无限人生感慨。人的一生总会和某些地方有着莫名的缘分,感谢这三个地方淳朴的乡亲,在我人生旅程中给与我不断的帮助和关怀。

人生不能错过两种东西,一趟末班回家的车和一条回家的路,都是通往心灵港湾的方向,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也带着父母再次踏上通往外婆家的路,寻找我们青春时散落在时光里的记忆。

作者系洼头村人,现在贵州省地质灾害应急技术指导中心工作

芳草慢慢抬起头,把目光重新落回到全福的脸上,从那双有些游移不定的目光和灰白的脸色上,芳草只是意识到了什么。她的心猛地痛了一下,为了全福而不是为自己。

“芳草,都是我不好。我不该那么重地伤害你!”全福的眼泪顺着面颊流下来,“随你咋惩罚我,我都觉得不过分。请你原谅我!那几天,为了调动的,我的心情不好,才那样待你,芳草,你能原谅我吗?能吗?芳草,我不能没有你啊!……”

芳草的泪也忍不住落下来,抽泣着说不出一句话。多日来的伤痛与苦闷,此时一下都涌了上来,变成了止不住的泪水。

“芳草,只要你能原谅我,我以后保证事事处处听你的话,不再惹你伤心生气,行吗,芳草?你说话啊!跟小段的事,完全是一场误会,你想,有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在跟前,我就是瞎了眼,也不会看上她呀!芳草,原谅我吧,我求你了!”

在全福的哭诉和摇撼中,芳草那颗冰冷的心渐渐融化开来,“哇”地一声,她哭出了声,边哭着边对全福点了点头。在心中,她完全原谅了他。

全福的双手从芳草的肩头滑到了腰际,搂紧了芳草,久久不肯松开。

不知不觉间,星星已缀满了夜空。轻柔的河风,带着黄河特有的气息,轻轻抚遍滩的每一寸土地。

芳草沉醉在全福的热吻中,整个身心,似被柔波轻轻托举着般,舒缓缓徐徐徐飘荡,从柔润的波顶,潜入温暖的浪里。愿这柔情的波浪,带着我和他,不论沦落哪里,无论天涯,无论海角……

一串冰冷的泪,让芳草猛地醒过来,她睁开双眼,惊讶地望着面前的全福。望着这张写满了失望的脸,芳草心里乱糟糟的理不出个头绪,她甚至弄不清楚自己在最后证实了这个结果之后的一刹那,到底是高兴还是和全福一样痛苦。她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把自己的双手送到全福手边,任他紧紧地握住。

芳草感到那双手在不停地抖着,心中,便隐隐有些痛起来。从前的一切不快,早不知飞向何方,眼前,只有痛苦着的全福。她为自己不能将

建了“移民文化园”,而且借助于山东各地的寻根问祖所带来的丰富信息,出版了多部关于移民文化和“留住乡愁”的著作,“枣强移民”这一概念和文化内涵越来越丰富,成为枣强三大文化除了移民文化外,还有董子儒学和裘皮文化。因为董仲舒出身于枣强;裘祖比干率领匠人们在枣强发明了制造裘皮技术]之第一热门文化。在明初,除了由官方主导的山西洪洞县大槐树移民,还有枣强移民。后者基本上移往山东,自洪武初年到永乐年间,人数达35万之多。在同张英主席和李连申会长交谈过程中,我了解到,枣强移民主要发生在洪武年间;到了永乐年间,主要是官籍和军籍移民,人数较少。另外,移民的时间,各家族谱记载也不尽准确。历史上由于战乱和清朝作为少数民族的统治政策等原因,大部分家族谱牒变得残缺不全。但是,明初的枣强移民不但由于传统文化和信仰热正起带来了寻根热,而且学术界对于“枣强移民”已经研究经年,成果不断出现。近年来,枣强县召开了关于移民文化和董仲舒学术思想方面的全国性、国际性学术会议,均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和文化建设成效。

在枣强县政协及移民办同志和族人的陪同下,我们游览了“移民文化园”“大原书院暨董仲舒学术研究中心”(即董仲舒纪念馆,取《礼记》等儒家经典文赋之语,“大道行矣,原在天也”之首字,是为“大原”,即董仲舒学术思想像广大的高原巍然耸立)等。大原书院尚未正式对外开放,但我们有幸一睹为快。在移民文化园,我看到了2017年12月22日瑞和叔等与枣强王洼、南关族人对接的合影照,已然成为文化园中的珍贵资料加以展示;看到了《济阳县志》赫然摆放在显眼的位置,看到了根深叶茂的数百岁大槐树,看到了“分丁局”,各种民俗民艺、生活生产用具、方言土语、价值观念、信仰形式……傍晚,我和建国在枣强族人王兰新的引导下,来到了王洼村刚公墓地,进行了简单而虔诚的祭拜仪式,燃起的纸火寄托了我们相隔600年的思念和祭奠之情。然后,赶赴庆地各语言的族人聚会。7日上午,带着满满的族亲情谊,带着枣强县政协领导的热诚和友谊,我们返回济阳。

由续修族谱、探访洪洞县大槐树、枣强县,当此济阳撤村并镇,建设“美丽乡村”开展得如火如荼之际,作为济阳人,在发现、保护古文物、古文化的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使命,就是习总书记所说的“留住乡愁”。乡愁更多地留存于软性的文化层面,如聚居而居,族系传承,家族谱牒,家堂轴子,祖训家规,家族故事,历史传说等等方面,这些文化形式和村落建筑、雕塑、祠堂、戏台、古井、古街、老树等都是乡愁的重要载体。济阳大地上八百多个村庄,仅就村名来讲,如里仁官庄、大郭城村、小郭城村、秦家坟、索庙、三官庙、王邦彦家村等等,无不透露出悠久神秘的历史文化信息。在这些古村落即将消失(拆迁)之际,我们如何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就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如此,才能更好地留住乡愁,留住传统,留住济阳灿烂辉煌的历史记忆。

作者系济阳街道马家店村人 现任浙江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写于婺州



他从悲中拉出来而自责着。她将脸颊轻靠在他流泪的脸上,用手指细细地为他梳理着有些零乱的头发。

“别离开我,芳草,我不能没有你!”全福哽咽着,更紧紧地搂住芳草。

“全福,我不会离开你的,我爱你!不管怎样,我都会跟你在一起的。”芳草幸福地把面颊紧贴着全福的脸,倾吐着自己的心声。

“我也爱你!芳草,不论以后发生什么事,咱们俩都在一起,永不分离!”

四目相对,芳草看见全福那双含泪的双目燃烧起来,直烫得她有些不敢正视。

全福猛地挣脱出芳草的怀抱,有些急促又有些胆怯地撕扯着芳草的衣服时,芳草觉得自己的心猛地紧缩了一下,她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一种说不出的情绪,闪电般“嗖”地一下传遍全身,她本能地抵挡着全福那双疯狂地肆意游走的手。她想推开他,她想用语言来阻止他。可是,她却越来越感到了自己的无力,甚至,连一句话也说不出。芳草被全福拉倒在草地上……

细细淡淡的月光下,毡子样的青草地上,差不多全裸的芳草在慢慢地一件件穿着衣服。她的手在不停地抖着,动作有些呆板,有些迟钝。怎么会是这样呢?怎么可以这样呢?无数梦境中的缠绵、甜蜜,难道就是如此简单直露?她的泪水流下来,凉凉地挂面颊上。有一会儿,一个念头曾从她脑海中一闪而过:我是爱他的,这只不过是迟早的事。可是,即使这样想,她的泪也不曾停止流淌。她的心中,几乎是一片空白,好像连五脏六腑都被谁猛地掏去了。意识中,只有波涛奔涌的轰鸣声,强烈地震荡在她的耳边。那肆虐的狂浪,将她撕裂成了支离破碎的一片片……

由恍惚恢复到现实中时,触到的,是全福那双有些胆怯地望着她的眼睛。芳草的心不由痛了一下。被折断的青草那种鲜活的气息渐渐浓烈,芳草深吸一口气,她从草地上站了起来,那双深潭般的大眼睛,有些犹豫又有些仓促地蓄满了许许多多从前不曾有过的内容……

芳草伸出手,把半跪在地上的全福拉了起来。(三十九)